

201

群众演唱

北京群众艺术馆编

10213

027

57.3

592

0.18元

1.0

第十三辑

北京出版社

35

群 众 演 唱

(第十三輯)

北京群众艺术馆編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

开本 787×1092 1/32 • 印張 1 14/16 • 字數 39,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8,000册

統一書号: 10071 • 113 定价: (7)0.18元

5元 62

目 录

刘云打母 (評剧)	小金鳳 乔世恒口述 張筠青 王度芳整理 李鳳陽 張艾丁	(1)
关于排演“刘云打母”的建議	一 木	(17)
陈工長与“老八千” (鼓詞)	許 多	(22)
岔曲 (贊風、贊花、贊雪、贊月)	王万芳口述	(27)
剛哥 (鼓詞)	楊子固	(28)
夜过連云山 (山东快書)	弓金达 刘鉄城	(33)
書帽		
金老鼠	赵連甲	(37)
又何妨	李士勤	(53)
湖上喜事 (小歌剧)	周西海	(38)
紅光 (詩)	吳順智	(48)
鞭打蘆花 (鼓詞)	魏喜奎整理	(49)
一个業余导演的日記	常 平	(55)
詩苑趣談	一江輯	(54)
插圖		
陈工長与“老八千” (二幅)	張文新	(24)
剛哥	墨 淚	(29)
鞭打蘆花	任率英	(52)
湖上喜事	胡沛求	(41)

刘云打母 (评剧)

—又名“摔子劝夫”

小金鳳	乔世恒	口述
張筠青	王度芳	整理
李鳳陽	張艾丁	

人物：

刘陈氏——刘云之母，简称陈。

李桂珍——刘云之妻，简称桂。

刘云——简称刘。

鄰居甲——简称鄰甲。

鄰居乙——简称鄰乙。

吹鼓手甲、乙、丙、丁四人。

第一場

〔刘陈氏上。〕

陈 兒夫下世早，老身受煎熬。
(坐)

兒子不孝媳婦賢，嬌縱溺
愛悔当年；如今想管管不

了，賭博場中任留連。

老身刘門陈氏，丈夫去世，撇下一子，名叫刘云。自幼嬌生慣养，不曾管教，以致長大成人，不务正業，終日吃喝嫖賭，任意放蕩。如今已有一月有余，未曾还家。那日我在門外了望于他，来了一陣凉風，吹得我遍体發軟，只覺寒冷；至今數日，不思飲食。不免將媳婦喚出，做碗面湯。媳婦哪里？快来！

〔李桂珍上。〕

桂 (唱)忽听婆母喚一声，

房中走出我李桂珍。

进門来我这里飄飄拜

定，

將兒我喚進房有何話

云？

母親，醒來！

陳 (唱)老身在床上昏昏沉沉，

耳旁忽听有人聲。

強打精神用目看——

桂 母親，今日身體可好些么？

陳 (唱)原来是媳婦面前存。

為娘得了思兒病，

做碗面湯娘好沾唇。

桂 (唱)聞听婆母病未愈，

要我做碗面湯好沾唇。

母親在房中將兒等。

(下)

陳 (唱)好一個賢孝的媳婦李桂珍！

坐在床上還是把兒盼——

〔劉云上。

劉 (唱)又來了走南闖北、好講外面、好交朋友的，我叫小劉云。

我在寶局把錢耍，

銀子輸干轉回家門。

進了大門上房過，

又听得我的媽不住的呼
哼。(進屋)

陳 兒呀！你回來了？(劉不理)

兒呀，你一月有余，未曾回家，你往那里去了？兒呀，你可想死為娘了！兒呀——

劉 我說你怎么那么貧哪！我
还不知道我是你的兒子！

我告訴你：从今天起，不許你管我再叫兒子！

陳 不管你叫兒子？管你叫什麼呀？

劉 管我叫劉大爺！

陳 劉大爺？

劉 哎！我在外邊朋友很多，要是有個朋友來了，你一點規矩也沒有，那還行！从今以後，你聽見我在外邊一咳嗽，就趕快的站起來，你就說：“劉大爺，您回來啦？”你站着，我坐着。你应当問問我：“劉大爺，您渴不渴？餓不餓？冷不冷？熱不熱？”這叫我那朋友們一看，我們家里够多么有規矩呀！

陈 管你叫刘大爷——为娘我
說不出口来呀！
刘 你不会慢慢的学么？
陈 学也学不上来！
刘 你要学不上来，我就打你！
陈 怎么？你还要打为娘？
刘 嗯，打你！
陈 就是打死为娘，我也不能
叫你！
刘 我打死你，誰受罪哇！我告
訴你吧：我把你打个半死
不活的，然后一走了事，一
輩子我也不回家了！你永
远也不要打算再見我了！
陈 啊呀！你打为娘几下，倒
也無妨；你若不回家，可
就想死为娘了！
刘 你要怕我不回家，你就依
着我！
陈 那——咱們演習演習吧！
刘 对，咱們演習演習！（咳嗽）
嗯呸！
陈 （站起）刘大爷，您回来
了？
刘 我回来了！
陈 您坐下吧！
刘 哎！

（停頓半晌）
刘 你說話呀！
陈 刘大爷，您回来了？
刘 那里来的这么多的“回
来”！你問我渴不渴呀？
陈 啊，您渴不渴？
刘 我渴啦！
陈 您渴啦？我給您做飯去。
（欲走）
刘 回来！你糊塗啦？我渴了，
你給我燒水去！
陈 是，是，是！再演習演習
吧！（刘云咳嗽）刘大爷，
您回来啦？請坐！您渴不
渴？我給您燒水去？
刘 不渴！
陈 您餓不餓？我給您做飯去？
刘 这就对啦！你可記住，別
忘了哇！
陈 唉！
刘 媽呀，你这么唉声嘆气的，
是怎么回事？不願意呀？
陈 我病了哇！
刘 你病啦？你得的什么病
呀？
陈 想你想的，得了思兒之病。
刘 （自語）哎呀！我媽想我

会想病了，看起来，真是“兒行千里母擔憂”哇！今天只当是太陽打西边出来，我行行孝吧！（轉向陈）媽！您真是想我得的病嗎？

陈 是呀！

刘 那么，您不想吃点什么嗎？

陈 我想吃什么，你能給我买来么？

刘 可以，我給您去买去！您想吃什么，我就給您去买什么！

陈 我想吃杈子火燒、燒羊肉。

刘 好，我給您去买去。

陈 回来，再給我做点稀的。

刘 稀的？您想吃什么？

陈 面湯。你給我和上一塊面兒，擀成薄薄的片兒，擱点葱姜蒜兒，来点胡椒面兒，吃完了辣身汗兒——我这个病呀，不好也去一半兒！

刘 你这哪兒是病啦？我看你是饞癆！跟刘大爷胡說起来了！（自語）我本当今天行行孝；可我这么一看哪，是非打不可呀！（轉向陈）我問問你，你哪兒想吃呀！

陈 我心里想吃，口內就說出来了！

刘 你怎么那么饞呢？（推陈倒地）

陈 好奴才！

刘 （唱）刘云惱恨气在心，
我把母亲按倒在地埃塵。

刘云在房中把母亲打——

〔李桂珍上。〕

桂 （唱）做好面湯孝娘亲。
手托面湯正要把門进，
又听見丈夫打母亲！
有心进去把他劝，
丈夫是个大渾人；
言語不投易招恨，
劝說不成枉劳神。
这件事我还需要另作打算——

刘 （唱）打娘亲！（扫头）
我問問你：你那杈子火燒、燒羊肉，还吃不吃啦？

陈 我，不用了。

刘 你那热湯面，还喝不喝啦？

陈 我全都不用了。

刘 我問問你：你这病怎么样了？

陈 我这病么？越發的沉重了。

刘 你給我起来！

陈 我起不来了！

刘 鞋底子又下去啦！

陈 你不要打了！我好了哇！

（立起）

刘 去根了么？

陈 就算去根了吧！唉！

刘 （自語）哼，母亲有病，东庄接先生，西庄請大夫，那都是瞎辦！看見了沒有？这一下連根都給去了！这还有个名堂，这叫“生打暴力丸”，鞋底子的药引子。治一个好一个，治兩個好一双。竟願跟她生气了，还没到后面看看我們狗剩的媽去呢！（轉向陈）听我告訴你說：我打了你啦，可不許你跟你兒媳婦說；你要說了，非耍了你的命不可！

陈 我不說！我不說！

刘 我看我們狗剩的媽去了！

（下）

陈 （唱）唉，我那早下世的亲人哪！

‘奴才做事太狠心，
打得我渾身疼痛头發昏。

迈步走出房門外，
去到墳塋哭夫君！（下）

第二場

〔李桂珍上。〕

桂 （唱）丈夫做事灭人倫，
不該上房打母亲；
这件事，若被街坊鄰居、
蟠子大娘她們知道，必然談論，
定說我們夫妻不孝忤逆根。

进房来我坐不安来立不稳，

我定要劝他回心轉意孝娘亲。

头上扯乱青絲髮，

躺在床上裝病人。

我在房中把丈夫等——

〔刘云上。〕

刘 （唱）又来了我这能說会道

的小刘云。

在前面我曾把母亲打，
对待我的媳妇可没有二
心。

来在門外止住步——

桂 (唱)我的夫哇！……

刘 (唱)又听得狗剩的媽放悲
声！

咳！怪不得我在賭場里不
能贏錢呢：在前面，老太
婆哭；到后面，我媳妇也
哭。見我媳妇可不能像見
我媽似的，我得慢着点进
去，別惊动了她老人家的
大駕！（进房，小聲地）我
回来啦！（桂不語）我回来
啦！（桂仍不語）怎么不言
語呀？（想介）想必是挑了
礼啦！老婆娘在上，汉子
刘云少来問安！（跪）

桂 在我面前跪着的，你是那
个？

刘 您連我都不認識了？我就
是狗剩的爹回来了！

桂 (裝腹痛介)哎呀！哎呀！

(唱)罵声丈夫太狠心，

为什么一月有余未回家

門？

为妻想你身得病，
躺在床上昏昏沉沉。

适才間为妻我得了一
夢，

有大小二鬼，走进房門，
要勾我的魂，我命难存！

刘 (自語)關了半天，我媳妇
她病啦！我赶快給她許个
願去吧！（拿香走至院內，
跪拜介）老天在下，我刘云
在上：保佑着我媽死了，
叫我媳妇好了，我买一个
鷄蛋給您上供，我大大的
吃兩口，剩下的都給您吃
还不行嗎？哎！香怎么不
着哇？咳，人要是倒楣，
香都点不着！香我也不燒
啦！回去問問我媳妇，想
吃什么东西不想。这病人
要是一想吃东西就能好
啦！（进屋）狗剩的媽，您
想吃什么东西不想呀？

桂 我想吃的东西，你能給我
买来么？

刘 能买！你想吃什么我都能
买！你想吃活人腦子都有！

桂 上那兒买去呀？

刘 搬倒了就砸。

桂 砸誰的呀？

刘 砸咱媽的！

桂 (唱摔調)別的东西为妻不用，
我想吃紫花的黃瓜，买上兩根，妻好沾唇，病好离身！

刘 我給你买去。

桂 回来！我不要咱們这兒的黃瓜！

刘 要哪兒的呀？

桂 我要南边的黃瓜。

刘 南边的黃瓜什么样呀？

桂 南边的黃瓜开紫花，刺朝里長着，子朝外長着。

刘 这可上哪兒买去呀？(自語)哎，我想起来了：隔壁我二大爷新近从南边回来，我問問他去，看他帶來了沒有。(出門，找鄰居甲)二大爷！

〔鄰居甲上。

鄰甲 噢，大侄子！有什么事么？

刘 有点事。我听说您刚从南

边回来，您帶來什么东西沒有哇？

鄰甲 帶來啦。

刘 您帶來什么啦？

鄰甲 你要什么哪？

刘 您有这个——开紫花，刺朝里長着，子朝外長着的黃瓜么？

鄰甲：(看了他一眼)有哇！

刘 (背供)真巧！不怨我媳妇有病！她想吃紫花的黃瓜，就有紫花的黃瓜！这真有点天賜，該着我媳妇除灾了！二大爷，咱爷倆有交情沒有？

鄰甲 那怎么会沒交情呀！我从小跟你爸爸在一塊玩，就有交情。你是我看長大的，跟我亲侄子一样；怎么会沒交情呢！

刘 有交情，这就好办啦。您猜怎么着？我們家里有人，想吃紫花的黃瓜。您把您那紫花黃瓜給我兩条吧！

鄰甲 这可不能胡給乱給。这种黃瓜是最宝贵的葯引子，不論什么病，吃了就

好。

刘 是呀，我們家里要是沒病人，我还不找您来要呢！

鄰甲 你們家誰病了？

刘 我媳妇病啦。

鄰甲 你媳妇病啦？沒有！你整天的在外边胡作非为，不管你媽；如今你媳妇病啦，上我这兒找黃瓜来啦，沒有！

刘 那您說誰吃才有呢？

鄰甲 你媽吃才有哪！

刘 （大声地嚷）你媽！

鄰甲 你甭跟我嚷嚷，除非你媽吃我不給！

刘 （自語）我就說是我媽吃；等拿回去給我媳妇吃了，把我媳妇的病治好了再說。（笑介）二大爷，是我媽吃！

鄰甲 是你媽吃？那为什么你剛才說是你媳妇吃呢？

刘 我是跟您鬧着玩呢。

鄰甲 好吧！一会我上你們那兒去，我帶着黃瓜；要是你媽吃，我就放在那兒；要是你媳妇吃，我就再帶回来！

刘 好，好，好！（鄰甲下）这个老东西，老拿媽当回事！媽管什么？媳妇死了，能跟我埋在一个坟里；媽呢！哼！好！我先回去。待会你給我送去的时候再說！你要想再拿回去，你可就拿不回去了！（返家进屋）家里的，該着你病好：方才我見着咱們隔壁二大爷啦。二大爷剛由南边回来，帶來了紫花黃瓜；待会他就給你送来。你还想吃点什么呢？

桂 我想吃老虎心。

刘 老虎心？

桂 我还要活老虎心。

刘 那——上哪兒买去呀？

桂 我告訴你呀：你拿一把刀子，到山里等着；見着老虎，你把它逮住；逮住之后，你把它的心挖出来，給我吃了，我这病就能好啦。

刘 拿把刀子我逮老虎去？我要逮不着老虎，老虎还不把我給吃了哇？那我就变成老虎粪啦！你这是誠心难为我！老娘們好比牆上

的泥皮，揭了一層又一層！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兩
天不踢，搬着牆啃泥；一
天一頓，你是感恩不尽！
我今天是非打你不可呀！
(举手要打介)

桂 (裝腹痛介) 哎呀！哎呀！

刘 (將手放下) 你想吃什么，
我就去买！

桂 (唱摔調) 买不来的东西为
妻不用，
我想吃南海南的老龙
鳞，病好离身，我的夫
呀！

刘 你等着，我給你找去。(出
門，找鄰居乙) 二叔，開門
來！

〔鄰居乙上。

鄰乙 誰呀？

刘 我。二叔！我聽說您上南
海南走了一趟，是么？沒
帶回什么东西么！

鄰乙 帶回來了！

刘 有老龙鳞么？

鄰乙 老龙鳞？有啊！這可
是一種好東西：有病的人吃
了就好。

刘 对对对！您給我点吧，我
們家里有病人！

鄰乙 你們家誰病啦？

刘 (自語) 这回呀，別說是我
媳婦有病，就說我媽病了，
他必定給我。二叔，是我
媽病啦！

鄰乙 是你媽病了么？

刘 是。

鄰乙 要真是你媽病了，一会
我給你送去；要是你媳婦
病了，我可不給！(下)

刘 好！——这个老小子，也
跟剛才那个一样，他們都
是一个鼻孔里出气的！
(回身进屋) 家里的，二叔
答应我啦，一会就給你送
老龙鳞来。你还想吃什么？

桂 我想抽烟。你去到烟鋪买
上四兩关东烟。

刘 对，这回就好了，病人一
想抽烟就算好了。好，我
馬上就去！(出門) 掌櫃的，
你給我来四兩关东烟！

吹鼓手 (內白) 好，我們馬上
就去！

刘 (一楞) 嗯，怎么，买烟也

劉 送呀！

（吹鼓手四人吹打上。）

劉 （急介）唉，唉，唉！你們

劉 这是怎么回事呀？

吹甲 你不是要四个吹班么？

劉 我要四个吹班干什么呀？

我是要四兩关东烟！

吹甲 你买烟干什么上杠房来
啦？

劉 这是杠房呀？我走錯了門
啦！

吹甲 走錯了門可不行！你得
給錢！今天是双日子，还
很忙，我們这兒的規矩，
双日子我們得要双工錢！

劉 沒有！

吹甲 沒有？沒有不是？吹！
（众吹打介）

劉 別吹啦！別吹啦！我給錢！
你們这不是誠心喪我么？
不知道我們家有病人么？

吹甲 是呀！你們家要是沒病
人，怎么能死人呢？要沒
有死人，你找吹鼓手的干
什么呀？給錢吧！

劉 多少錢哪？

吹甲 每天是十二吊，今天是

双日子，加倍：二十四吊！

劉 得啦，我算倒霉！（給錢）

吹甲 还得給倆酒錢哪！

劉 酒錢？沒有！

吹甲 沒有？不成！沒有我們
还是吹！（吹打）

劉 有有有！（自語）得啦，我
还得多給他們点，要是給
少了，他們还是吹，还是
喪我！（給錢）

吹甲 哎，刘云倒是个走外面
的人，給咱們的酒錢还真
不少——咱們再送他一
段！（又吹打）

劉 唉，行啦！行啦！（众鼓手
下）这几个小子，碍眼不
覺着，真叫不害臊！（众鼓
手复上）

吹甲 哎，他还要？咱們再吹
起来！（又吹介）

劉 （跪下，磕头）我的叔叔大
爷們，你們別吹啦！（众鼓
手应声下）我还得去买烟
哪！掌櫃的，来四兩关东
烟！（內应介。刘給錢，回
家进屋）家里的，烟买来
了！

桂 方才外面吹吹打打的，是干什么的？

刘 唉，别提啦！你不是叫我买关东烟去了么？我走错了门啦，跑到杠房去了。我刚说给我来四两关东烟，可倒好，马上就来了四个吹鼓手，又吹又打的！

桂 你花钱了没有哇？

刘 别提啦！钱还花了不少！他们说今天是双日，还都是双工钱！

桂 那你花了多少钱哪？

刘 唉！四六二十四吊，外加五吊钱酒钱！

桂 这叫做财去人安乐；我的病好了一半了！

刘 你还想吃什么？

桂 我想吃鸭蛋！

刘 我给你买去。（欲走）

桂 你回来，我不吃咱们此地的鸭蛋！

刘 那你要吃那儿的呢？

桂 我要吃高唐州的鸭蛋！

刘 你干嘛单要吃高唐州的鸭蛋呢？在咱门口买个仨两的，不就完了么？

桂 高唐州的鸭蛋，有葷的，有素的；红皮的是葷的，白皮的是素的。你背上一个捎马子，买两个鸭蛋，一头装一个。走到人多的地方，要是有人问你：刘云，你身上背的是啥呀？你就手拍胸脯，说：白鸭蛋，白鸭蛋！

刘 噢，背着个捎马子，买两个鸭蛋，一头装一个。走到人多的地方，要是有人问我：刘云，你身上背的是啥呀？我就手拍胸脯，说：白鸭蛋，白鸭蛋！——唉！你这不是骂我么？我不去！

桂 你去吧！

刘 我不去！

桂 哎呀！（装痛介）

刘 哎！我去，我去！等候了！（唱）小刘云这里不怠慢，

忙把捎马子搭在前后心。

回身打开描金柜，

取出来白花花的雪花银。

辞別了我的妻就往外走

——

桂 (唱) 上前拉住我的夫君。

問声丈夫那里去？

刘 (唱) 我要到高唐州去把鴨蛋尋。

桂 (唱) 我問你：尋鴨蛋为的是那一个？

刘 (唱) 为的是我妻病好离了身。

桂 (唱) 你母有病你把她打，
为妻有病你把鴨蛋尋！

刘 (唱) 我的母亲我爱打，
碍不着我妻李桂珍。

桂 (唱) 你言說你母有病你爱打，
碍不着为妻我的身；
我問你：先有妻来还是先有母？

刘 (唱) 我先有賢妻后有母亲！

桂 (唱) 你言說先有妻来后有母，
我問强人：你那里来的身？怎么作的人？

刘 这……(自語) 我得想想。
她問我身由那兒来的，我

要說我是母亲养的，我媳妇就得生气。这叫我怎么说呢？有啦，我就說：我是从石头縫里蹦出来的。(轉向桂) 你不是問我身打何处来么？我呀，是从石头縫里蹦出来的——你管不着！

桂 强人哪！

(唱) 昔日有个小王祥，
他母有病躺在床，
数九寒天身得病，
一心想吃鯉魚湯。
手拿銀錢無处买，
剝去衣服臥冰上。
龙王念他是孝子，
打發了龙子龙孙把鯉魚送出江。
手拿鯉魚回家轉，
他母吃了病好身离床。
二十四孝头一孝，
留下美名万古揚！
丈夫你怎么不学那古人
和先輩？
大不該在堂前拷打老娘！

刘 (唱) 你說比古咱就比古，
有輩古人說其詳：

昔日有个小韓信，
九里山前活埋娘；
九里山前活埋母，
到后来他作了三齐王！
你别看刘云今天我把母
亲打，
到后来我得做皇上！
我要登極坐了殿，
狗剩的媽你就是正宮娘
娘！

桂 (唱) 好話說了無有用，
良言难劝迷心人！
急得桂珍無主意，（孩
兒啼哭）
又听姣兒哭連声。
心生一計有有有，
我何不假意摔子劝夫
君！
上前抱起亲生子，
为娘有話对你云：
娘怀兒十个月并非容
易，
娘怀兒十个月受尽苦
辛：
娘怀兒一个月不知不
觉，
娘怀兒两个月嘔吐噁

心，
娘怀兒三个月方知有
孕，
娘怀兒四个月似火燒
身，
娘怀兒五个月茶飯懶
用，
娘怀兒六个月好似病
人，
娘怀兒七个月腰酸腿
軟，
娘怀兒八个月晝夜担
心，
娘怀兒九个月不敢操作，
十个月我的小孩兒就要临
盆。
好容易怀兒十月滿，
做娘的好一似重病纏身；
与閻君如隔一張紙，
凶多吉少娘的命难存。
我說不尽坐月子千般苦
难，
再說說娘哺乳三年之恩：
兒臥干来娘臥湿，
尿尿不嫌換洗勤；
左边尿湿右边倒，
右边尿湿將兒摟抱在前

心。

我兒不眠娘不睡，

我兒啼哭娘伤心。

兒要有病娘心乱，

算卦問卜去求神。

恨不能替兒把病患，

煎藥熬湯受艰辛。

兒病好，娘欢喜，

滿斗焚香謝神灵。

教兒玩耍，教兒說話，

教兒行走，教兒作人。

一岁兩岁娘怀抱，

三岁四岁不离娘的身，

五岁六岁兒学玩耍，

七岁八岁送兒南学念詩

文；

念書念到十五六岁，

訂門亲事与兒完婚。

养兒娶妇为的是那一件？

無非是到老来免受飢貧。

本应当將我兒拉扯成人長

大，

又怕你長大成人打母

亲！

那时候兒的翅膀已長硬，

只認嬌妻不認娘亲：

你的妻叫你笑容滿面，

你的娘叫你臉兒一沉。

常言道：老猫就在房檐睡

一輩人傳授一輩人；

忤逆父生下忤逆子，

忤逆种留下忤逆根！

趁你萌芽將出土，

我何不早早叫你命归陰！

倒不如狠狠心腸摔死你，

也免得我老来受你欺凌！

我越說越惱越起火，

活活摔死你这忤逆根！

我这里假意要摔子——

刘 (唱)抱在身！(扫头。孩兒哭介；刘哄介)

你为什么耍摔孩子呀？

桂 你为什么耍打媽呢？

刘 我的媽我爱打！

桂 我的孩子我爱摔！

刘 我要不打媽哪？

桂 我就不摔孩子了！

刘 那么，从今往后，我就不打媽啦！

桂 我不信！

刘 不信？那怎么办呢？

桂 你得盟誓！

刘 不打就成了，何必盟誓？

桂 (要夺孩子)給我！